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### 從傳統文化汲取營養

我曾探詢淨空法師一個久懸的問題：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，譬如日本，基本上其傳統文化是來自中華文化的，但是日本人將那精華部分保存了，他們還吸收了西方現代國家的管理方法，這樣他們就是一隻腳站在傳統文化，一隻腳站在現代。這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富強的原因。那麼我們中國，好像是傳統那隻腳拔出來了，走到現代西方的那一頭。問題就是，我們現在要重新將另外那隻腳伸進傳統文化，這個不是不是您的理念：還是要從中國傳統文化那邊提取一些，包括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精華；您不是在做這個事情？」

法師謙虛地說，他只是喊個口號，「因年歲太大，不行了，自己做不到。」

我對他說，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白先勇說過，「五四」將傳統文化否定了，應該再來一次「五四運動」，重新恢復中國傳統文化。問他覺得是不是很有必要？法師很肯定說：「正確，有必要。」

法師補充道：「不一定說這是運動，主要我們想把漢學興起來，漢學一定要有漢學家。漢學家一定要培養。現在培養有難度，為什麼？老師沒有了，沒有老師了。沒有老師，能不能培養出來？能！要堅強的信心跟毅力！一部書，專攻一部書，十年的時間，全部下在這一部

書上，十年之後，你就是專家！外國漢學研究也很發達，有很多漢學家，但是他們走向學術了，走向知識了，所以他們是有漢學的知識，沒有漢學的智慧。」

淨空指出：「事實上，現在有這麼好的高科技，要振興漢學不難。你學《易經》，學《書經》，學《詩經》，可專攻一樣學問，那些從事教育工作的，懂得怎樣去找資料，懂得讀書的方法。我看中馬來西亞，該國學校的校長老師，都是一生教書，懂得教書，知道如何收集資料。他們退休後，我們把他們找來做研究員，讓他們用十年時間各自專攻一套古籍。十年之後，他們就能變成世界上真正第一流的漢學家。」

法師進一步闡釋道：「孔孟學說是什麼？我們提出四個字，愈簡單愈好：仁、義、忠、恕。孔子成仁，孟子取義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，確實能把這個世界所有衝突擺平；大乘的精神，真誠、慈悲，現在整個世界就缺少這個東西，沒有人講，沒有人教，更沒有人去做。只要你肯去做，真的一帆風順，我們接觸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都非常和睦，做得非常成功，沒有持反對意見的。」

我們原先還以為需要辯論，結果根本就沒有辯論，一聽我們就生歡喜心，這就讓我們信心十足了。」

（《淨空說法》之二）



姚珏雅音 姚珏

### 匠心

最近在內地的第一階段巡迴，先後在廣州、長沙和蘇州三個城市的音樂廳演出，對我們而言，巡迴的成功，必須根據環境的變化注重細節，在演出中始終保持精益求精的匠心。

匠心是中華文化的傳統哲學，指能工巧匠的巧妙心思，也指工匠認真用心的精神，常常也引申在文學、文化藝術方面的精巧構思。比如古詩「文不按古，匠心獨妙」，就是指文章不按舊路，獨具新意。

我們從事音樂藝術的演奏者，也特別講究匠心。「擇一事終一生」，藝術表演更多時候要忍受枯燥的練習，追求至臻完美的演出效果。而且細節決定成敗，每個藝術家在不同的演出場所演奏的方式方法，其實都有不同，這點或許很多觀眾未必了解。因為在不同的音樂廳，演奏小提琴用琴和弓的反應、力度和比例也都不同。

比如這次巡迴在廣州星海音樂廳、長沙音樂廳和蘇州灣大劇院。這三個音樂廳都有不同的音響效果，怎麼能夠讓我們最好的聲音傳達給觀眾，需要依靠我們藝術家自己的經驗，在每個地方去精準調節，包括這次我和鋼琴伴奏兩個人的合作與調節。演奏技巧來說，在這三個地方也有不同的拉琴方法。長沙音樂廳和蘇州灣大劇院都是很大的一個劇場，我們耳朵聽到自己的琴聲，未必是觀眾聽到的，也未必是最佳效果，需要把自己放到觀眾席裏，才能真正感受到觀眾是聽到怎樣的聲音。所以我們每個藝術家在不同的場合裏，都需要去做些調整，依靠的就是我們的經驗，把自己演出時的狀態調節到最好。

這次在長沙音樂廳，因為當地很潮濕，

因此我的琴反應很慢，我就需要把弓用得少一點，讓聲音更有穿透力。在蘇州灣大劇院歌劇廳，是一個更大的劇場，如何選擇在舞台上的位置，讓觀眾聽到最佳效果，一定需要不斷嘗試和調整。其實每一個音樂會裏，音樂廳對於獨奏、重奏和樂團都有最佳的舞台演出位置。因此我和鋼琴伴奏金文彬反覆地探討和調整，通過多次的踩排去找到最佳的聲音位置，希望音樂直達觀眾內心，給他們帶來最完美的視聽體驗。

我覺得很高興，青年鋼琴家金文彬是位相當有經驗的鋼琴伴奏，他很懂得根據現場情況去控制他的聲音。鋼琴演奏通常會分為大蓋、中蓋、小蓋幾種方式，一般鋼琴伴奏都是打開中蓋，避免把弦樂的聲音壓下去，但金文彬這次採用了開大蓋的方式，而且他非常懂得控制聲音，使得鋼琴伴奏可以襯托我的小提琴的旋律，讓整個表演飽滿而優美，讓觀眾陶醉其中。

正因為演出背後的這些匠心，才使得現場演出獨具魅力，因為不同的演出場所，往往能夠展現不同的演奏特色。而且即使技藝純熟的演奏者，也需要依靠經驗，調節在舞台上的演出狀態。演奏家越有經驗，就越會在舞台上平衡自己，在不同的場地調節演奏方法，從觀眾的角度演奏出最佳的視聽效果。

其實，藝術家進入到一個更高的階段，匠心已經不僅僅是技術、技藝的問題，更重要的是態度和開創。認真、用心地追求卓越才能真正開創出新的藝術境界，而爐火純青、信手拈來的狀態，需要的也是長期自律積累經驗，才能真正水到渠成，為觀眾帶來餘音繞樑的感受。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### 勿以惡小而為之

內地娛樂圈「驚傳」有演藝人私下對其助理「打罵」，由於該名女藝人在圈中只屬十八咖（唔紅唔出名），認識她名字的人少之又少，加上她的樣貌「不討喜」，縱使親自闢謠表示沒有「打」，不過是每次扣掉對方千元的工資以示「懲戒」……她的言行依然不獲眾人「買賬」，甚至有人疑作人身攻擊地說：「醜人多百態！」就如同，經常都會有人用炫富的口吻說：「爺，有錢！」或者說：「姐我就是有錢！」往往可以從這些人的說話裏知其人品了。

由於女藝人非「紅星」，所以不能冠之為「明星」，事件既沒有引起很大的「關注」，更沒有「發酵」下去的新聞價值，然而此事卻有部分圈中人在議論：「不同的工作崗位自有他們關注的事情，演藝圈不例外，就算是『臨記』的品行，劇組都怕有任何的『醜聞』發生被『波及』，俗語有云：『一顆老鼠屎搞臭一鍋粥』，故此個人品行在任何時候也是重要的一環，嚴重者會影響大局；但，發生事情時千萬別拿人家的樣貌說事，會間接傷害到人家的長輩，不要說是『打』，也要堅決大聲地對語言暴力說『不』！心善是人最『美』一面的呈現。」

「吵架嘛，多少也會有的！打嗎？不會吧！怎可以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，太駭人了！在圈中這麼多年，演藝人跟經理人、助手合作所發生的事端時有所聞，總括的結局多是『合則來，不合則去』，於受薪者來說也是這一句：東家唔打打西家囉，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！大家好聚好散。當然，也有人的問題存在，假如有人患了抑鬱症、躁狂症等狀況，雙方自然不容易『磨合』就當作別論；不過有負面亦有正面的氛圍，例如今次的事情，已有某些人急不及待『跳出來』，說A演藝人一向視助手為家人，演藝人B君又如何如何『善待』合作者，巴拉巴拉地說『一大堆』好話……只是一樣米養百樣人，無可否認的是每個人的品性及理念有異，若論待人處世之道，能心存『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』的正確思維，雖不能說是世界和平，但人與人之間的紛爭必然會減少。」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### 犧牲

家人是我們身邊一生中最重要的，愛護身邊的人是應該也是必須的！有人甚至為家人犧牲自己，把一生奉獻給父母兄弟姐妹，其中我記憶深刻的是我的姑母。姑母在十兄弟姐妹中排第二，對上是大哥，但大哥體弱多病難以負擔家庭，這個大家庭的重擔，姑母一力承擔。那些年廣州不少窮家子女，為生活離鄉別井，跟同鄉到外國打工，只要什麼工種需要找人，都會回老家物色適合人選。姑母知道有同鄉女子去菲律賓打住家工，當時十幾歲的她便請求她們帶她出去，到一個菲律賓華人家做傭工。年紀輕輕背井離鄉討生計，去一個什麼也不知地方替一家陌生人打工，就像今日來港打工的菲印等地的傭工一樣。

姑母是幸運的，第一次出外工作遇上了一個好人家，她只負責照顧孩子，由於主人是富有的華僑，一家信基督教，對家中幾個傭工都很好，而姑母品性善良溫順，且照顧孩子很細心，得到主人的讚許，也受主人的影響信了基督教，成為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。她開始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每個月把薪酬大部分寄回給廣州家中，又分一小部分寄到在港的三個兄弟姐妹，包括家父在內。姑母為了省路費，捨不得花錢買機票回家，所以幾十年

在外，每次都相隔幾年才返廣州探父母。姑母已把主人的家當作自己的家，她照顧的幾個孩子就像她的女兒。幾十年漂泊的傭工生活，她一直單身，且決定「梳起」不嫁，把一生都給了她最愛的人！

姑母在菲律賓打工數十年，直至因為患病回來香港做手術，同時申請在廣州的親親來港，而她的父親我的爺爺，她的大哥我的伯父也先後去世了，廣州的家也就沒有了！

姑母、孀孀一起在港生活，其他兄弟姐妹都在香港，算是團聚吧！每年都因為我這個大侄女組織，到姑母家團聚，那幾年她仍精神不錯，而家庭的聚會也是她最開心的時候。她在菲律賓湊大的孩子也很孝順她，每次來港一定會去探望她，如果來不到探望也每隔一段時間便寄利是給我。所以我說姑母幸運，漂洋過海遇上了好人家！我們家族也要真心地感謝有這樣愛我們的人！謝謝你為家族的付出！



姑母（右二）和她的弟妹們感情深厚！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袁星

### 苦瓜的甜

苦瓜的樣子，有點像黃瓜，葉子與瓜葉類相似。人的口味隨着年齡的增長也會變，以前我不喜歡苦味，嘗過苦菜，以致厭倦所有的苦。

印象中，在菜市場見過苦瓜多次，一聽名字就無好感。城裏人喜歡吃的苦菜，農村的山野田地裏到處是。本地的苦菜，看葉子，至少有兩種。一種相對寬大肥厚，如成人拇指般長寬；一種葉片窄而長，像垂柳葉，但是更細些。兩種苦菜，斷葉斷莖時，都會滲出一種黏稠的乳白色液體。小時候我還不太會認苦菜，單辨莖葉不確定時，就找斷莖葉判斷。雖然記不清楚了，估計也品嘗過。

記得，母親挖苦菜，做過渣豆腐，也用花生油炒過。苦菜經過沸水焯，做成的渣豆腐有豆麵子攪和，幾乎不苦。苦味沒了，其他味道也淡，除了鬆鬆軟軟的，沒啥可讚。花生油炒過的苦菜，有香味，但總還有一絲苦味在，我不喜歡吃。記憶深刻的一次，是去九間棚與李錦老師一起吃飯。餐桌上擺了一盤新鮮苦菜，山泉水洗過了，仍是天然的。旁邊放一碟黃豆醬。李老師捏起一棵苦菜，蘸蘸醬，直接往嘴裏送。他吃得有滋有味，我也捏了棵，也蘸醬塞進口中。黃豆醬的鹹香味後，苦味依然未被遮蓋。母親也有時做苦菜茶，不是我喜歡的味道，我不喝。

苦菜的味道，在我的心和腦中深深扎了根。凡是帶苦字的菜，即使從未吃過，我也堅決不碰。苦瓜也是如此，清炒的苦瓜，肉炒的苦瓜，不管是在家中還是飯店，那一絲絲苦，就算淡到若有若無，我也不吃。那種既香又苦的味道，嚼起來絕非享受，更別提下嚥。

對苦的厭惡，曾經是那麼決絕。就像薑和花椒，小時候在菜中吃到這兩種佐料，即便當時沒嘗出來，吃到肚子裏也一定會

莫名其妙地嘔吐，好像是對這兩種東西中的某種或某些成分過敏。初中時，有次下了晚自習去三姨家。有一盤誘人的綠豆芽，是用香油、味精和醬油汁水等爆炒的，是我非常喜歡的味道。吃飯時也沒察覺到，飯後幾分鐘突然嘔吐。見我吐了，三姨才半是後悔半是歉意地告訴我菜中放了一點點薑末，菜是我去她家前做好的，三姨見我很喜歡吃，就沒忍心跟我提。

不吃薑和花椒，直到我結婚後。婚後第一次去岳父家，飯店的雞湯中有碎薑末，我吃到口中都悄悄吐出來。再後來，去周邊的飯店次數越來越多。燉魚、炒雞、羊湯，幾乎樣樣有薑，很多菜中也難免放花椒。一點點嘗試，一次次嘗試，現在竟然漸漸適應了，但只吃其味，真若把薑和花椒放到口中咀嚼，依然受不了。

對苦瓜由畏懼到喜歡，也是一個偶然。記得最初吃苦瓜，應該是在平邑舊商場西門口的一家水餃店。天特別熱，老闆推薦了一盤冰鎮苦瓜，說苦瓜解暑。那盤苦瓜，被削成片，薄片薄如紙，可隱約透光，色澤翠潤。苦瓜片和冰塊攪拌在一起，瀰漫着冷氣。解不解暑得另說，冰涼解渴應該錯不了。用筷子挑起一片，放進口中，冰冰涼涼。而後是一種山泉水般的潤喉感，同時伴着一股清甜。苦瓜的苦，被冰涼和清甜掩蓋，似乎並未察覺。因那一盤冰鎮苦瓜，我對苦瓜的印象，有了很大改觀，又在不同場合品嘗過冰鎮苦瓜，最終喜歡上了它。對苦瓜的喜歡，不像對薑和花椒，時至今日，於我，薑和花椒還是不能直接入口的，冰鎮苦瓜卻可以。即便有時偶爾會有一絲絲苦味，也很快會被冰爽清甜淹沒。那一絲絲苦，更像是一種「佐料」——太過豐富太過美味的一種調劑。

喜歡上苦瓜之後，我就嘗試把這種美味帶回家。畢竟，去飯店吃不如在家做方

便。查閱資料，多次嘗試，終於得心應手。有時間時，我去超市買來苦瓜和碎冰，用打皮刀削片，熱水焯、冷水凍，經過一番折腾等待，添點白糖和蜂蜜，一盤冰鎮苦瓜即上桌。在家做冰鎮苦瓜，我只取其外層，緊靠瓜瓢的部分不要。母親嫌丟了可惜，常把剩餘部分切成圓片晾曬。曬乾後的苦瓜片，經熱水沖泡，苦味很淡。再放些冰糖，味道頗佳。莫說還能解暑，即使只當茶葉用，感覺也比市上那些平價茶好許多。

我在鎮上的那處宅院，有一部分地面未硬化。母親買來兩棵苦瓜苗，又找來幾根枯死的竹竿做架，把其栽到花草草間。最初兩個多月，苦瓜嫩苗瘦弱不長，樣子有些可憐。入暑前半個多月，接連幾場雨後，瓜苗才開始朝竹竿上攀爬。雖仍然瘦削，個頭卻在猛長。爬到離地一米半高處，歇了歇，終於結果。苦瓜結果，不像旁邊的黃瓜，長得很慢。小瓜從落花起，好幾天都只有筆芯粗，長度也幾乎不長。旁邊的黃瓜秧上，那些瓜可是一天一個樣，從花落至成熟，也就幾天時間。苦瓜與黃瓜個頭差不多，卻慢，不知是不是剛開始種沒經驗，還是品種的原因，花落兩個星期了，瓜仍然不夠粗大。那兩棵苦瓜，與旁邊的那架黃瓜栽種時間相仿。黃瓜秧2米多高時，苦瓜苗才20幾厘米。黃瓜結果一個多月後，苦瓜才開花。現在，七八根苦瓜掛在秧子上，甚是水嫩。沒上有機肥，沒噴農藥，待其成熟，味道必然更純正。暑天裏，一盤冰鎮苦瓜，呼之欲出！

苦瓜嘛，苦是正經味。因為能解暑，因為難下喉，就有入將它與冰塊和白糖結合，成就了「冰鎮苦瓜」這道佳餚。若冷凍到位，苦瓜不僅甜，不僅冰，還脆！起初不喜歡苦瓜，因其苦；現在喜歡苦瓜，因其甜，也因其苦。苦瓜的苦，苦瓜的甜，各有妙處。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### 空間與成長

在串流媒體上看了《The Minimalists: Less Is Now》，是2021年的美國紀錄片，講述二人如何慢慢放棄追求物質，亦追溯自己童年時的創傷，令他們認為有錢就是成功，而治療的方法就是慢慢逐步斷了物質的需要。他們主張甚至是母親的遺物，也只留一兩件，可以深化那件精選的遺物之意義。

這樣的說法對我們當然不陌生，香港人多嚮往日本的簡約主義，近年流行「斷捨離」，而今次更想以中國文化角度談談，中庸之道的置物空間法。

事緣看到一位台灣中醫談「簡單」的風水。他不是依風水來說，但他從醫時留意到「空間感」對人的影響——若居住環境太多雜物，或太少物品（太多空間），均對人體不利。

人有陰亦有陽的部分，講求平衡，而以陽的部分較多，外界的囤積品會影響人的陰陽平衡狀態，耗

了陽，即耗了氣，令氣鬱氣阻、情緒壓抑。但有趣的是他的講話包括太少物品、太多空間的話，人的陽氣亦撐不住大的空間，亦會消耗。的確，有時進入空無一物的博物館，會覺得陰風陣陣，不太舒服，不是怕鬼那種，而是渾身不自在般。

中國文化講求中庸，不能太多不能太少。四季必需的東西不用迫自己扔掉，亦要留意不能住太大的屋。

有一位朋友的孩子讀最昂貴的國際學校，她說班中有幾個女孩，家中極富有，大屋大得一層不見盡頭，但很難碰到家人。雖說應該有其他家庭問題，但在這樣的空間長大，她們感到非常空虛，常常說要去朋友的家，就算在街上，也比在家中舒服。想必是太大的空間，對孩子的心靈也不好。

要好好拿捏空間感，其實也不難，物品不要堆得太高，除了要有空間流動，就是看上去要舒服，空氣也要流通，這便是最簡單的風水呢。



騰情萬里 趙鵬飛

### 論蓮香樓的倒閉

在廣州生活多年，對蓮香樓的好感，源於蓮蓉，盛於點心，鍾情於粵韻的質樸醇厚。

多年之前，初初搬到廣州住，偶然買了一包蓮香樓的蓮蓉餡，回家便發麵蒸了兩籠蓮蓉餡的包子。打開蒸籠，稍稍晾了幾分鐘，拿起略微有些燙嘴的包子咬了一口，絲滑細膩的蓮蓉，附在鬆軟的包子皮，不動聲色流到了舌尖上，蓮香清雅，甜而不膩，瞬間便擒住了吃貨的一顆心。生活裏遇到了好東西，會下意识優先跟遠在北方的父母分享。兩次大包蓮香樓出品的蓮蓉餡，乘着快遞替我回了趟家。很快，舌尖上共鳴的驚喜，在電話那頭一片爽朗的笑聲裏，蕩漾開來。從此，這包餡料也成了回家必備的壓箱底料。

食飽知味，順着蓮蓉香，沿着沿江路，一路找到了位於西關上下九的蓮香樓總店。一條街，嘗遍粵味道，說的便是上下九。銀記腸粉、伍湛記狀元及第粥、陶陶居薑蔥雞、廣州酒家蝦餃、南信雙皮奶、林林牛雜……過了多久，隔了多遠，提起上下九，總有嚥不盡的口水。最鍾情的，還是坐在古色古香的蓮香樓，收起慣常的焦躁和忙碌，叫一壺普洱、一籠蝦

餃、一碟三絲春卷、一籠蓮蓉包、一碟白灼菜心。心閒眼闊，人也會跟着鬆弛下來。看着推車仔的姐姐穿堂而過，聽着樓下有老街坊哼着《飛飛燕》，慢悠悠地踱着步子走上樓來。老廣州的市井氣息裏，有着粵文化最純正的底蘊，實惠受用遠比虛頭巴腦的花俏面子，來得更深入人心。西關小姐、東山少爺，十三行的洋貨琳琅滿目，論其家底，不見得會輸給浸潤了歐風美雨滬上十里洋場。從街邊一間糕點小舖，一路兜兜轉轉走過百多年，仍然能煙火氣十足撫慰着南來北往的人間飢腸，也算是一樁值得咀嚼的事情。

搬到香港後，偶然在中環看到蓮香樓，驚喜之餘一探打探，才知道兩家蓮香樓同源異枝，都經營超過百年。一日，特意起了個大早，約了朋友在威靈頓街蓮香樓早茶，既想和這間老字號再續前緣，也想嘗嘗兩家的出品有何不同。一進門，滿眼的人頭湧湧，見縫插針上了樓，才找到一座四人位只有一人落座的枱子。問了問正在等着下單的那位客人，知道他是一人，可以搭枱，才放心坐下。為便於在人聲鼎沸之中聊天，我和朋友不約而同伸手把空着的一張椅子，稍稍朝靠近彼此的位置推了推，並順手

把各自的背包放在上面，結果一個炸雷一樣的聲音，轟然在耳邊響起。

「為什麼要移動椅子？為什麼要把包放在椅子上？」

尋聲望去，朝我們叫嚷的是一位身着白布衫的半老男侍者。事發突然，我們都有點懵，不知道如何冒犯了店中禁忌。

見我們二人並未作出反應，男侍者好似被人戳中了鼻頭一般，加重語氣再吼了一遍。每一句都凌厲得像一把帶了風的刀子。來香港這麼久了，頭一遭遇到這樣的狀況。大為詫異之下，我們又不約而同地拿回了各自的背包，想要息事寧人。可惜老侍者並不領情，拿着餐單，又極不耐煩地甩過來一句，飲七茶？輕蔑和不耐煩的語氣直搗人心。

一向自詡好脾氣的我們相視一笑，一起禮貌地對侍者說了聲抱歉，一起從容地下樓出門。此後的幾年裏，沒有再來過。

最近，聽聞蓮香樓欠薪結業，當日和我一起去的那位朋友，WhatsApp發過來一條新聞鏈接，下面幾十條網友留言，居然跟我們曾經的遭遇如出一轍。

看來，這間蓮香樓的倒閉並不是個意外。